

花城  
佳作

《花城》100期精选

第一卷

花城杂志社编



花	城
佳	作

第 一 卷

花城出版社

粤新登字 05 号

花城佳作

花城杂志社 编

\*

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 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  
新华书店经销  
广州新华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55.25 印张 3 插页 1,380,000 字

1996 年 6 月第 1 版 199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8,000 册

ISBN 7—5360—2305—7

---

I·1986 一、二、三卷定价:78.00 元

# 目 录

## 第 一 卷

### 中 篇 小 说

你在想什么? .....	顾笑言 ( 1 )
活 力 .....	方 方 ( 87 )
祖母绿 .....	张 洁 (119)
农 人 .....	伊 始 (179)
收审记 .....	蒋子龙 (233)
——《饥饿综合症》之一	
前市委书记的白昼和夜晚 .....	张笑天 (309)
红 尘 .....	霍 达 (380)
献上一束夜来香 .....	谌 容 (464)
上上王 .....	肖建国 (520)

## 你在想什么？

从西伯利亚和蒙古高地南下的寒流，越过了大兴安岭高高的山脊，袭击着整个的科尔沁大草原。十二级的大风，夹着坚硬的雪砂，像千万门大炮，带着惊天动地的吼声，轰击着烈马河畔三月的原野。长天阔野之间，混沌一片。平日里，在草原和柳丛里游荡的黄羊，挤在避风的岩石后面，带着惊魂未定的神色，望着突然变得狂暴起来的世界；那些一向以矫健著称的雄鹰，此刻也不得不收敛它们那曾与天公比高的翅膀，躲在塔头墩子的下面，等待大自然收起怒容。

在这样的天气里，羊群都圈在干打垒的圈里。牧人们围坐在毡房的火堆边，沏上一壶酽酽的红茶，谈论着即将到来的接羔的季节。就连那些像小牛犊子一样高大的牧羊狗，也留恋温暖的毡房，懒洋洋地依偎在主人的身边，打着瞌睡。按照草原上古老的传统，除非有什么极为特殊的情况，人们是不会出远门的。

但是什么事都有例外，在风雪里检查羊舍的扎布老爹，居然听见在不远的公路上，隐隐约约地传来一阵阵口琴伴奏的歌声。这若是从前，扎布老爹一定会大吃一惊。在这样的天气里赶路，还唱着歌，那

不是什么草滩上的精灵，也是一群疯子。不过，现在扎布老爹就一点也不奇怪了。因为那条公路，是从乌兰础鲁铁矿通往旗里的。自从三年以前，矿山开始兴建，来了五百多名知识青年当矿工之后，那就什么怪事也不稀奇了。

譬如，矿山刚建立的时候，在乌兰础鲁的大山后边，有一个老虎洞。有一天，几个小青年，居然钻进老虎洞里，把个刚刚睁眼睛的小虎崽给抱了回来。后来，那只失去了孩子的老虎，一连几夜在矿山刚刚修起的几间土房外边，凄厉的嗥叫。那声音吓得马群都不肯吃夜草了。可那些年轻人，还故意把虎崽子抱到窗口，去逗引那只发了狂的母老虎。这场年轻人与老虎之间的官司，直到公社派人出面干涉，说他们违反了国家颁布的不准狩猎老虎的规定，要课以罚款之后，才有了个结局。年轻人把老虎的崽子放了。大概，那只一向占山为王的老虎，也觉得这些嘴上没毛的矿工不好惹，就携儿带女，远走他乡了。

从那之后，如果有人问，那些身穿四十八道杠的工作服的年轻人，把月亮摘下来，放在篝火上烤着吃了，扎布老爹也不会感到意外。

扎布老爹确实没有猜错。现在，在公路上向旗里的方向走着的，确实是红石铁矿的八个矿工。蒙语中的乌兰础鲁，译成汉语是红色的石头。“红石”两个白色的字，醒目地印在他们工装的胸前。

走在最前边的，是身高一米八〇的大个子赵东山。他虽然体重九十公斤，但看上去一点也不臃肿。相反，英俊而又潇洒。虽然，今天寒暑表的刻度上显示出来的，是零下四十度，他还是连个皮帽子也没有戴。一头鬈曲的黑发，落满雪花。那浑厚的男中音，便是这位庞然大物的歌唱家的歌声。

走在他身边的房栓，却又瘦又小。他虽然穿着厚厚的棉袄棉裤，戴着长毛的狗皮帽子，围着又长又厚的围巾，看上去还是“精练”得可怜。不过，他也有赵东山无法可比的特点，就是那张瘦削的脸上，一双大得出奇的眼睛，像两颗黑宝石似的闪着机灵的光。虽然，他用小跑才能跟上赵东山的步伐，还是没有忘记用准确的旋律吹奏着口琴，伴奏着赵东山的歌声。

那是一首旧调新词，信口编出来的歌：

我骑着大路过草原，  
冰冻的河水冰冻的天。  
牛羊不见风声响，  
鹅毛大雪下冒了烟……

紧跟在后边的六位同行者，不知道是因为两只脚冻得难以忍受，还是真的高兴，“歌之不足，舞之蹈之”，用旗歌舞团那些舞蹈家们也自愧不如的舞姿，在冰天雪地里即兴表演。

转过烈马河的草滩，前边是一道漫坡。不知道为什么，草原上的牧民把大大小小的山岗，都叫做坝。这里叫犄角坝。因为在公路通过的岗顶，一边有一块形同牛犄角的巨石。夏天，这里是鲜花的世界。黄色的金钟花，紫色的鸽子花，粉色的了吊子花，白色的野步步登高，如云似雾，铺天盖地。可现在，在一九七七年的三月，这里暂时还是素雪白冰的天下。厚厚的积雪，像什么人抖开的一条长宽几百里的床单，把公路，坑坑洼洼，无一例外地覆盖在下面。所以，走路要格外小心，脚往前滑，跌一个“老太太钻被窝儿”，或者脸和手先着地，摔一个“狗抢屎”，都是在所难免的。

人么，重一点儿的像赵东山，不过一百八十斤。跌了交，爬不起来，两个人伸手一拉，也就站起来了。若是一辆载重五吨的“解放牌”大卡车，陷进了雪坑里，问题就不那么简单了。

赵东山和房栓他们刚爬上坝顶，在风雪中所看到的，就是这样一番“不简单”的景象。一辆满载搬家物资的“解放牌”陷在公路边的雪坑里。司机正徒劳地加大油门，抱着侥幸冲出来的幻想，在雪坑里痛苦地挣扎。结果是，越陷越深，终于到了不能自拔的程度。于是，发动机在声嘶力竭地吼叫了一阵之后，长长地叹息一声，归于沉寂。

如果不是出于两条腿对四个轮的嫉妒，那就是单调的旅途上突然发生的意外使人兴奋，小青年们幸灾乐祸地笑着，叫着，向陷在雪坑

中的汽车跑了过来。

年轻人们这种很难说是友好的表现，引起了同样是很年轻的司机的敌意。他跳下车来，看也不看迎面跑来的同龄人们一眼，一边诅咒着这恶劣的天气，一边沮丧地察看着那个已经吞没了汽车前后轮的雪坑。

赵东山和房栓一伙，并不计较司机的态度，他们凑上前来，袖着手看热闹。瘦小的房栓，好像有意要为司机的怒气火上加油，依然悠闲地吹奏着国光牌的口琴。赵东山捅了他一把。因为他看见驾驶室里，除了坐着一位胖胖的老太太之外，还坐着一位穿着灰色棉猴的姑娘。那姑娘围着一条黑、白、红三色的拉毛围巾。此刻，她那双迷人的大眼睛，正含着一点埋怨的神情看着他们几个。赵东山觉得，撩拨一下趾高气扬的小司机，倒未尝不可；如果同时也欺负了那个姑娘，那就未必妥当了。

房栓得到了指令，把口琴在衣襟上擦了擦，装进口袋。就在这时，从车厢上那堆得满满的家具间，爬下来一个老头。

这老头五十七八岁。眉毛、胡子上都结满了霜。他个子不小，但看上去很瘦弱，仿佛身体已经承受不了那件羊皮大衣的重量，两肩向下垂着。他解开了大衣的扣子，抖了抖身上雪花，然后，又从对襟的便服棉袄口袋里取出一条手帕，擦了擦胡子上的冰凌。他望望前方茫无边际的雪原，又哈下腰来，察看了一番被雪坑陷住的汽车轮子。

在老头俯下身去，仔细研究自己这乘坐汽车的旅途还能否继续下去的时候，小青年们一直注意地打量着他。不知道为什么，这个不声不响的老头，给人一种很亲切的感觉。

老头看了一会儿之后，对小青年们说：“哎，小同志们，你们不能光看热闹啊，来，帮忙推一把吧！”

小青年们看一眼现在已经有点垂头丧气的司机，互相交换一下眼神，谁也没有答话。

老头接着说：“小同志们，看你们穿这工作服，像是工人啊。”

房栓歪着脖子，笑嘻嘻地说：“工人咋的？”

老头：“发挥发挥共产主义风格么……”



房栓：“共产主义风格？老头，你别忘了，现在是社会主义社会。”

老头：“社会主义风格也行啊，帮忙推一把吧。”

房栓：“你这个老头可是好说话。帮忙推一把，可以。可你给什么报酬啊？社会主义社会不是讲按劳取酬么。”

听了房栓的话，老头不仅没有恼火，反倒表现出极大的兴趣。他也十分认真地问房栓：“你们要什么报酬呢？”

显然，在需要做出决策的时候，这个瘦瘦的小伙子，是没有多大权力的。他回过头来，用询问的目光看着耳朵冻得通红的赵东山。

赵东山掀起工装的领子，把两只手插在口袋里。用那种人情练达的语气说：“按劳取酬么，多要你的也不好。哥儿们没有烟抽了，每个人来一盒香烟吧。”

老头笑了。想不到这个瘦削的老头，笑声竟是这样的宏亮。他说：“我当是多大的价码呢，太可以了。”

老头走过去，到驾驶室门前，从胖老太太手里拿过一个灰色人造革的旅行袋。拉开拉锁，从里边取出一条过滤嘴的大前门香烟。打开包装纸，每人发了一盒。然后问：“怎么样，现在该推一把了吧？”

房栓打开烟盒，点上一支烟，叼在嘴上，这才回答说：“别忙啊，老头。烟瘾没过足，浑身没有劲啊。得抽完这支烟。我们还有六七十里路都不着急，你坐四个轱辘的还在乎这一会儿么……”

老头有点感到意外：“六七十里路，这样的天气，你们往哪儿去呀？”

小栓子正忙着往肚子里吸大前门那香醇的烟气，腾不出嘴来答话。

赵东山替他回答说：“进城啊。”

老头：“进城？有什么急事么？”

赵东山：“也不算太急。看电影去。”

老头这回有点惊讶了：“看电影？冒着这大烟泡雪，还有六七十里路呢……”

赵东山：“六七十里在我们这儿是近道。”

老头：“还近道，连个帽子也不戴。这零下四十多度，到旗里还不把耳朵冻掉了。”

赵东山故意把脖子挺直一点说：“零下四十度，在我们这儿是热天。”

老头听了赵东山的的话，突然陷入了沉思。他望着眼前这些年轻人，好像想起了什么重大的事情，不再言语了。

赵东山注意到，倾听着他们这场谈话的除了他的几个哥儿们之外，还有坐在驾驶室里的那个姑娘。有两次，她甚至微笑了一下。她笑的时候，红红的脸蛋儿上，有两个浅浅的酒窝儿。

姑娘赞赏的神情，鼓励了那个膀大腰圆的小伙子。他把吸剩半截的香烟，突然扔在雪地上，说了声：“来吧，大叔，得帮你推车了。”

老头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突然变成了大叔。他从沉思中惊醒过来，笑了。

赵东山把棉袄脱下来，塞在车轮下面。又回过头来对房栓说：“小栓子，你把棉袄也脱下来。”

小栓子有点为难地说：“哥儿们，我里边没穿衬衣，脱下来就得光膀子了。”

老头赶忙上前，把赵东山的棉袄拾起来说：“别的，咱们车上有好几条麻袋。快把棉袄穿上，别冻坏了。”

老头爬到车上，扔下几条麻袋。

赵东山把麻袋垫在车轮下面。司机启动马达，挂上一挡。老头和小青年们推车厢的推车厢，扳车轮的扳车轮，只听汽车大吼一声，从雪坑里冲了出来。司机把汽车开上公路，跑了一段才停了下来。

小青年们用地上的雪擦了擦手，准备重新上路了。

小栓子从口袋里掏出口琴，冲老头晃了晃，用英语喊了一声再见：“固特啲伊！”然后，就又大声地吹奏起来。

老头站在汽车旁边，望着这伙年轻人在暴风雪中的背影，突然想起了什么。他冲着渐渐远去的赶路人，大声地喊着：“喂，小同志们，等一等！”

但是，他的喊声被狂暴的风声湮没了。老头在积雪的公路上跑起

来。

小伙子们望着追上来的老头，有点奇怪。

老头累得上气不接下气，喘息了好一会儿才说：“小同志们，你们还有六七十里路呢，天快黑了，风雪又这么大，我看你们不如先跟我回去。”

赵东山：“跟你回去？”

老头：“是啊！你们杀人杀个死，救人救个活。既然车也帮我推了，再帮我安安家吧。”

赵东山看了看停在远处的汽车，说：“大叔啊，要是没有事儿，帮你去安安家也行。可我们还有任务呢？”

老头：“任务？不是去看电影么。”

赵东山：“明天啊，我们的头儿——刘国庆，带三十多哥儿们从长春回来。我们得去接站啊。实在是抱歉，外加上对不起！”

老头想了想说：“这么的行不行，今天你们送我回去。明天，我用车送你们进城去看电影。那些哥儿们派个大客车去接他们。”

小栓子拿下正吹奏的口琴，说：“哎呀，老头，你也不怕风大闪了舌头。一张口派个大客，你算老几呀？”

老头说：“我也是矿山的人么。”

小栓子：“什么，你是矿山的人？鄙人怎么没见过你？”

老头：“我是新来的呀。”

赵东山拍了一下大腿说：“哎呀，大叔，闹了半天你是上矿山的呀。要是知道你是往矿山搬家的，别说给盒烟，就是给一瓶二锅头，也不能帮你推车呀！”

老头：“那是为什么？”

赵东山：“为什么？因为那不是个人呆的地方啊。我们往外调还调不走呢，你还闭着眼睛自个儿往火坑里跳？赶快开车往回走吧，从哪儿来的回那儿去……”

老头说：“那就照量照量吧。我也不敢说大话，说我就能在这儿呆得住。”

赵东山又看了看停在远处的汽车，回身对哥儿们说：“我看跟这

位大叔回去也行。要不咱们走到城里，也得后半夜了，连旅店的门也叫不开，弄不好还得蹲火车站。”

小栓子随声附和：“也行啊！不过，”他转身对老头说，“老头儿，我告诉你，你要是撒谎糊弄我们哥儿们，我们可对你不客气！”

老头严肃地说：“我胡子都一大把的人了，还能跟你们小青年撒谎么。”

赵东山主意已定，冲哥儿们摆了摆手：“走哇，上车喽！”

小青年们撒腿就往汽车那儿跑，道理么，也很简单，谁先跑到，谁就会占一个避风的位置。赵东山腿长，当然会捷足先登。而穿得厚厚的房栓，就只能姗姗来迟了。不过，这个瘦小的机灵鬼一爬上车厢就乐了。他发现坐在驾驶楼后边的赵东山身旁，还空着一个位置。于是，他就从容不迫地挨了过去，堂而皇之地坐了下来。并且讨好地向赵东山笑了笑说：“嘿嘿，来得早不如来得巧。”

谁知赵东山并不买他的帐，冲他拱了拱嘴说：“起来，这是给那位大叔留的。”

房栓意味深长地看了赵东山一眼：“大叔？哪来个大叔？”

这时，走到最后的老头爬上车来了。房栓马上站了起来，指着自己刚刚坐过的位置对老头说：“来，来，大叔，您老这边坐！”

赵东山有点懊恼地看了房栓一眼，他觉得自己这位像猴儿一样瘦的同伴，也像猴儿一样精明。他不仅把自己给老头留座的功劳全抢了过去，而且，居然还在“大叔”的后边加上了个“您老”。他不知道，这个平时说话，土得满口酸菜炖粉子味儿的小栓子，从哪儿捡来这么两个京腔京调的文绉绉的字，还“您老”！

老头谦让了一番，还是被小青年们强拉硬拽，在赵东山旁边坐了下来。汽车缓缓地开动了。

暴风雪还在大草原上发野。充满生气的大自然，用这种惊天动地的方式表达着自己生命跃动的激情。但是，我们这颗飞快旋转着的星球，沿着自己运行的轨道，渐渐把北边的半球送近了太阳。因此，那银雕玉砌的原野，那冻得咣咣作响的山石，都在怀着强烈的渴望，倾听着春天渐渐靠拢的脚步声。

## 二

当那辆载着家具和年轻人歌声的卡车，在暮色苍茫的公路上向红石铁矿开来的时候，矿山正沉浸在一片喜庆的气氛之中。

新房就在矿山大院里靠近办公楼的头一排红砖房里。两套间的房子虽然不大，但是，在草原深处这乌兰础鲁大山脚下，也算得上阔气了。按照草原人的习惯，里间靠窗子搭了一铺火炕。外间么，是客厅。此刻，那个热热闹闹的婚礼，就在外间里举行。

一个足有一米见方的双喜字，贴在粉刷得雪白的墙壁上。虽然从天花板上垂下来的二百瓦的电灯泡，把屋里照得一片通明，靠墙摆着的桌子上，还是点着八根红色的大蜡烛。那八个跳动着的古老的光焰，给婚礼增加了神秘的喜庆色彩。

紧靠门口的地方，由一架手风琴，两把小提琴，一把二胡，一支唢呐，外加一架打琴，组成了一个土不土、洋不洋的乐队。大概，那六名技巧实在说不上高明的乐师，有人请他们来演奏已经有点受宠若惊了，所以，他们格外卖力地演奏着。旋律、色彩达不到的地方，一律由音量补足。所以，那支乐队演奏的喜庆的音乐，居然可以透过玻璃窗，在矿山的大院里骄傲地回荡。

新房二十几平方米的面积，对于有几百名客人的主人来说，实在是太狭小了。所以，那些想要狂欢一场的年轻人，在风雪呼号的大院里，开辟了第二会场。此刻，在几十盏矿灯追光之下，绰号“二秃子”的王和，正在表演他的拿手好戏——车技。王和今年已经三十岁了，几年之前，本来是个挺英俊的小伙子。并且在故乡天津，有个挺漂亮的对象。后来，因为他到矿山当了矿工，那个曾经神魂颠倒爱过他的姑娘，又神魂颠倒地去爱别人了。王和在精神上受了很大的打击。声言此生要当和尚，再不问红尘事。所以，到理发室剃了个光头。从此，得名二秃子。但是，无论怎么严重的创伤，时间一长总会愈合的。只不过留下一个伤疤，或者阴天下雨的时候，感到酸痒罢

了。那场爱情的悲剧过去几年之后，王和终于明白了，他无需为那么一个把誓言变成谎言的负心人去牺牲自己。他完全可以在生活中，寻找一个新的，可以手拉手走完人生旅途的伴侣。在充满风浪的生活中，建设一个避风的港湾，组成一个幸福的家庭。但是，他痛心地发现，他已经错过了谈恋爱的黄金季节。同时，在他消沉的几年里，他那二秃子的名声和吊儿郎当的工作态度，已经使姑娘望而生畏，甚至像躲避瘟疫似地躲避着他。失望孕育痛苦，痛苦又分婉失望。最后，他终于走上了破罐子破摔的道路。秃头剃得更光了。休息的日子里，用一根树枝赶着两只大鹅，在矿山的大院里游来荡去。今天，他在倒骑着自已那台飞鸽牌的自行车的时候，后座上还驮着两只肥胖的白鹅，他在大院里和生活中所扮演的，都是丑角。而据那些古典戏曲的评论家们说，丑角是戏剧的良心。

俗话说：好事多磨。虽然，今天的婚礼，葵花籽是用麻袋盛的，水果糖是用旅行袋装的，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感到甘甜。

有什么办法，各人所处的地位不同，所以，也就各有各的甘苦。

譬如那白发苍苍的老工会主席丁万才，和一向衣着朴素、以聪明稳健著称的政工科长高连生，就急得火冒三丈，气得七窍生烟。

因为今天晚上举行婚礼的洞房，是给即将赴任的新党委书记马长青准备的住宅。但是，这些无法无天的年轻人，竟在光天化日之下砸开了锁头，捷足先登了。这两位负责接待新来书记的干部，被逼无奈，来找新婚的夫妇做思想工作，却被一大群青年工人围在门口。听他们说那些带刺的风凉话，受他们无端的嘲笑。

本来也是矿工出身的老工会主席，一生气话也说不出，相比之下，年轻的政工科长就显得能言善辩，长于辞令了。而且，高连生还显得很有修养，虽然受到一大群人的围攻，有的甚至出言不逊，他还是和颜悦色，细雨和风。

高连生：“同志们，你们有困难，矿党委是知道的，而且正在千方百计的解决。但是，你们也应该体谅矿党委的困难。这房子是留给新来的党委书记的。”

高连生的话还没有说完，又被青年矿工给打断了：“哎，房子谁

住都是住么!”

一个矮胖子说：“书记是人，我们也是人么。房子归谁住，得有个先来后到。我们来矿山好几年了，还没有房子。他党委书记怎么人还没到，房子就先号下来了。”

围在周围的小青年马上跟着起哄：“对！得有个先来后到么……”

老工会主席压不住火气，大声地吼道：“你们这帮玩艺，还有没有一点组织纪律性！”

矮胖子又嬉皮笑脸地说：“哎，老丁头，你别发火么。其实这房子闲着也是闲着。前边来过三个党委书记了，哪个带家来了。”

小青年们又嚷着：“是啊，有点门子的，谁上这个熊地方来呀……”

大概今晚的婚礼，事先曾经做了明确的分工。组织工作应该说做得很周密。在门口这群年青人围攻老工会主席和政工科长的同时，屋里的婚礼在照常进行。

今晚的司仪，是肖肖。一个文质彬彬的凿岩工。他瘦长脸，高高的鼻梁上架着一副款式很讲究的近视镜。他在矿山上，号称大知识分子。他虽然每天下矿井作业，但感兴趣的却是哲学，每天只要一下班，就捧起一本马恩选集或者什么黑格尔白格尔的读起来。马列主义的原作，张口就引出来。这一点，就连公认的矿山理论权威高连生，也不敢小看他。正因为这样，肖肖在同伴中，享有很高的威信。

现在，他站在新郎新娘的旁边，高声地宣布着：“新娘和新郎互相鞠躬！”

羞答答的新娘子，象征性地向新郎点了点头。而认真的新郎，却恭恭敬敬向新娘子行了九十度的大礼。

肖肖：“新娘新郎向来宾鞠躬！一鞠躬，二鞠躬，三鞠躬……五鞠躬、六鞠躬！”

参加婚礼的人们，从“四鞠躬”开始，已经笑得前仰后合。但肖肖依旧面孔严肃，认真地执行着司仪的职责。两位像捣蒜似地施礼的新人，每鞠躬一次之后，都要回过头来看看肖肖。因为他们都学过数学，知道自然数列是可以无休止的延续下去的。但是，被欢乐和幸福

陶醉的人们，是宽和的。为了让所有的人们分享他们心中的喜悦，新郎和新娘甚至可以永无休止地鞠躬下去。

这个时候，门口的吵嚷声，已经压过了那个一直靠音量取胜的乐队。

肖肖向门口看了看，突然提议说：“请来宾闪一闪，现在新郎新娘向咱们敬爱的工会主席和政工科长敬烟！”

喧闹的新房里，突然安静下来，为房权问题的辩论暂时休会了。乐队也停止了演奏。唯命是从的新人拿着过滤嘴香烟，在肖肖的带领下向老丁头和高连生走来。

被肖肖这突然提议弄得不知所措的老工会主席和政工科长，呆呆地站在原地。

新郎、新娘分别向老丁头和高连生递上了香烟。两个人犹豫了一下，接在手中。一对儿愿意向任何人都表示友谊的幸运儿，恭恭敬敬地划着了火柴。当香烟刚刚被点燃，第一缕淡灰色的烟雾升起的时候，肖肖又突然喊道：“衷心感谢矿工会和政工科领导，对我们婚礼的支持！”

参加婚礼的人们，戏谑地鼓着掌。乐队凑近两个人，突然起劲儿地奏起了乐曲。弄得哭笑不得的老丁头和高连生，欲罢不得，欲怒不能，手里拿着香烟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就在这时，两道雪亮的汽车前灯的光柱，在新房的门前扫过。一辆满载家具和几名小青年的解放牌卡车，在矿山大院里停了下来。

老工会主席和政工科长，马上迎上去。他们握着从车上爬下来的老头的手，热情地摇着说：“马书记，你怎么在这么大的风雪天来了，也不打个电话，好去接你。一路上冻坏了吧？”

刚刚从车上跳下来的赵东山、房栓和其他六个小青年，一听说原来这个老头就是新来的党委书记，吓得吐了一下舌头溜掉了。

这时，不知谁在人群里喊了一声：“新来的党委书记到了，快跑哇！”

顷刻之间，大院里那给二秃子追光的几十盏灯都熄灭了。新房里的电灯和蜡烛，也顷刻之间，收起了光焰。方才还一片欢腾的大院，



须臾之间，变得冷清而沉寂。

矿山的工人们给予的这种“欢迎”，使新来的党委书记深感意外。刚刚走下驾驶楼的书记老伴和围着拉毛围巾的女儿马英，甚至感到有点恐怖。

深感抱歉的政工科长，赶忙向新来的党委书记解释说：“马书记，您别见怪。咱们这座矿山，是‘文化大革命’中建立的。五百多名工人里，百分之九十都是知识青年抽上来的。受‘四人帮’的影响比较深。所以么……”

老丁头接过话头说：“来过三个书记，气走了俩。还有一个有病退休了……”

高连生觉得老工会主席的这番话，有点不大应该对新来的党委书记说。就赶忙打断他：“你看，咱们光顾唠嗑了。这么冷的天，就别在院里站着了，赶快进里屋去吧。”

老丁头和高连生领着书记一家三口，向刚才举行婚礼的房子走去。

打开灯一看，大家全惊呆了。原来这屋里摆的家具，炕上铺的被褥，都在几分钟的工夫里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如不是墙上贴的那个大红双喜字和满地的糖纸、瓜籽皮子，谁也不会相信，刚才曾在这里举行过热热闹闹的婚礼。

高连生赶忙从墙角上拿起条帚说：“马书记，你们先坐，我来打扫打扫，一会打盆水洗一洗脸。”

马长青说：“我们还是先住在办公室吧。”

高连生以为房子没有安顿好，党委书记不满意了，赶忙说：“马书记，哪好这么的呢。这房子是早就给您腾好的，也收拾干净了，谁知这些小青年净胡闹，在这举行什么婚礼……”

马长青笑着说：“看看，我一来不要紧，把人家的婚礼也给搅散了。走，老丁头，领我去看看新郎、新娘吧！”